

下被抓光了！张财主说：“没石冻交，就以银代物！”张财主派了家丁到百家畲收银。

百家畲人历代都是靠种稻、种茶、掘蕨为生，哪来白银交山税？头人召集大家开会，他说：“欺人太甚！石冻是山里的东西。山间溪涧的东西，要抓给他？这天下山到底是谁的？当年番王侵略中原，是我祖宗英勇反击，打死番王，保卫了国家。皇帝说我们畲人有功，特赐嫁第三宫女，并封赐这天下山归我们畲人管辖。要说交山税，他应当向我们畲家交才对呀！”

头人的话就如一把盐撒下油锅，哗啦一声爆炸开来。有个青年叫兰水浩，能说善辩。他站起来说：“路不平要铲，理不平则鸣。打官司去！”他到永福巡检司讲理，不行；到新罗县太爷告状，无效；到漳州府诉讼，枉费心机！最后，他上京都，到皇帝那里告状啦。

谁知道皇帝这个混帐老东西，他一听报“石冻案”，先是感到稀奇，后是睁着双老眼，问：“你先说说这石冻是怎么吃的。”兰水浩以为皇帝要了解情况，为畲人申冤，主持公道了，他高兴地答道：“陛下，这石冻可是我们畲家山间宝物，自古称它为酒桌佳肴。它的吃法是这样：先将石冻肚子剖开，掏去内脏，洗净，切成小块放入碗里，加少许酱油抓匀，浸渍数分钟。取五花猪肉切成片状，再把冬笋切成块角，把锅置于旺火中，先倒下猪油烧开，将石冻块、蒜瓣等下锅，炸约两分钟。然后速将猪油漓去，移锅于微火，再倒入事先备好的骨头清汤，加入五花肉、香菇、笋片、酱油、酒、鸡汤等炒焖五分钟，再放入葱段，加调稀淀粉，颠锅数下，装上盘，洒些胡椒粉，淋上芝麻油。……”

皇帝听到这里，肚皮咕咕地响，唾液水早已流成三尺长！

他把脸一沉，说：“呵？这么好吃的山珍，我皇帝却没吃过！你们岂敢藏着不进贡！”他把龙案一拍，吼道：“来人呀！把兰水浩这个混账东西逮出去，令他抓来石冻，照他自己讲的先炒一盘石冻拿来让我尝尝！”兰水浩本想依靠皇帝为畬人申冤，结果是反倒被扣上“欺君之罪”！兰水浩没上京都告状，皇帝倒不知道石冻的佳味，现经他这么一讲呀，百家畬每年倒要向皇帝进贡一千只石冻。

大难降到了百家畬，畬人围在篝火旁泣不成声。大家感到皇帝也不过如此，既然人世间没有公理好说，那只得迁逃躲避为上计了！于是，畬族集群逃离开百家畬，逃躲到大深山，连石冻也都逃入深山石河里躲着，终年“苦，苦，苦……”地叫着。不过，石冻呀，它却因此出了名！不仅它从此被列入宫廷贡品，而且因为它滋阴清火，营养丰富，成了古今中外最喜爱的一种山珍佳肴。

流传于漳平，兰志科讲述，邱水才采录。收入《畬家风情·第二集》，漳平县公安局1989年编印。

老鼠偷谷种

相传古时候，老鼠和猫咪都住山里头，老鼠最怕猫咪，一旦被猫咪抓到就没命。一天，一只老鼠被猫咪追逐得没处躲，就钻到畬家寮里来，寮里人看见大的欺负细的，就把猫咪赶走了。

从这以后，老鼠就在茅楼附近讨食，人与老鼠慢慢就熟起来了，老鼠也大胆地在邻近养子发孙。经常来“山客”寮里玩

要时，看主人生活很苦，全年吃的都是番薯米，老鼠想：主人救我一命，还没报恩哩。听讲番邦有谷子，煮成白米饭很好吃，不如去偷点转来给主人做种。

第二天，一帮老鼠就起身，一路爬山过岭，爬沟钻洞，走了不少日程，才来到番邦。番邦正在收冬，它们就偷偷地衔了一穗穗谷种拖回来，到第二年落春才回到家。这一天，老鼠带主人到田上，只见老鼠衔一粒谷放一个穴，衔一粒放一个穴，就这式把种子播下了。这年收冬，“山客”人头一次吃上了白米饭，大家都欢喜。寮主人为了报答老鼠的恩，每年收冬时，都没有忘记在每一丘田的田后壁，留一行禾，供老鼠做过冬粮。

“人在人情在”，这一代主人过世后，子孙掌管家事。心想，你老鼠没帮我锄一丘田，布一莞禾，我为什么要白白地留好谷给你吃，当个祖宗来侍候！从那以后，年年收冬，田后壁的那一行禾就不见了。

老鼠挨了饿，又气又恨。心想：是我们去番邦半年多，差一点命都送掉，掏转谷种来给你人种，如今你有白米饭吃了，连我过冬的粮也不留。好！你无情，莫怪我无义。晚间，它带一大群鼠兄鼠弟爬到寮里，把贮谷的布袋咬破，吃到天光了才走。后来，主人发现谷子被老鼠偷食，就在楼上另做个谷仓，把谷子藏起来。老鼠掏墙挖洞，还是把粮仓壁给挖进去了，吃不完就衔着往洞里藏，好作过冬粮。

这样一来，人们也真气，又养了猫咪来抓老鼠。从那以后，人家厝就有了老鼠和猫咪。直至如今，老鼠在人家厝，总是偷吃，咬布袋，咬仓挖洞的。

流传于福安，雷木朱讲述，钟伏龙采录。收入《中国民间

故事集成·福建卷·闽东畲族故事》，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90年编印。

鸳鸯成双不分离

如今，我们看到的鸳鸯鸟，都是成双成对相伴游戏不分离。传说从前没有这种鸟，是一个叫鸳哥的和一个叫鸯妹变的。

从前，有一位大夫告老回乡，叫来很多泥、木师傅，大兴土木建造富丽的院府。那花园有一位青年花匠名叫鸳哥，一天，鸳哥在花园修剪花枝，突然传来呼救声，鸳哥就随呼声方向跑到河边来，看见有一少女掉到河里，鸳哥赶紧跳到河里把她救起来，原来少女叫鸯妹，是老大夫府上的千金。

事后，大夫不但没有报答鸳哥救女之恩，反讲鸳哥下贱人抱了小姐玉体，把他严刑拷打，捆绑沉河了。此事传到鸯妹那里，重情义的鸯妹悲痛得肝肠都裂去。她泪流满面来到鸳哥沉尸的河边，跳河自尽了。从此以后，水面上出现一对鸟，双双游戏，永不分离。人们都说是鸳哥和鸯妹变的，就把它们称作鸳鸯鸟。

流传于福鼎，李圣回讲述，蓝清盛采录。收入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·福建卷·闽东畲族故事》，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90年编印。

龙 甲

很久以前，寿宁粗坑畲族村有个人上山砍柴，正坐在一块大岩头上歇气，听见前面狗吠得惊人。不久，一头龙甲（穿山甲）逃得魂丢失魄，竟在他坐的大石头下撞懵了，紧紧地蜷成一团。他就跳下岩头，双手捧起龙甲。

这时从林子里冲出一条大猎狗，一个斜背火铳的猎户也大步走过来，不容分说，捉过龙甲豪爽地说：“照我们山哈例套，谁逮着猎物，兽头割下供祭猎神，撵山的狗仔得内脏。”说着猎户掏出猎刀，要垫着树桩砍下龙甲的头和内脏。

这人急得一下抓住猎户的臂肘叫：“阿兄，这可使不得。龙甲专食白蚁，我们山哈人的山寨多生白蚁，龙甲可帮忙不少咧。”猎户眼睛暴凸，以为他嫌得个龙甲头太少，便说：“爽快，要多，就给你再添一条后腿得了！”他忙说：“阿兄，我想全要了这龙甲。你就卖给我吧！”

“卖你？你拿什么买？”

他只有脖子上那条能驱邪避疫、消灾解难的银项圈，现在也顾不得了，他慢慢脱下银项圈。猎户眼睛金光，扔下龙甲，捋过项圈走了。他抱起龙甲，亲昵地朝蜷得铁紧的龙甲轻轻吹气，一直抱到深林里，放了生。这人的寮子那时是在粗坑的一个大崖壁下。做田人，总是砍柴，种地，一年又一年过着。他也娶了媳妇，生下个男孩，父母也双全，一家人过得很安乐。早年间买龙甲放生的事，全都忘了。

一年夏天，酷热难熬，狗都不出门。后岗天穹乌洞洞的，